孟子文說

孟子文說卷五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五篇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發端）孟子曰怨慕也（虛虛拍起）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一難）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

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就公明高意申解見舜父母不愛不能恝句句是下憂字○此層文意含蓄下乃詳叙舜所處境地跌起順父母解憂作極力發揮之筆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

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寔叙作伏筆）天下之士悅之人之

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

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

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

不足以解憂（本上掀翻筆筆精彩）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總一筆跌明筆）

力千鈞。憂無可解惟順父母可解已寫透終身慕父母意。蘇云反覆重疊愈覺不厭如眺層巒但見蒼翠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本上文而結之回繳慕字斷為大孝却先提筆泛論然後勒醒極波瀾之妙。開口說怨慕也萬章從怨字生疑孟子從慕字申解。此借于田號泣之文推闡聖人心跡見舜終身慕父母成為大孝而虛寔次第提掇轉換無不入妙已為宋人論體開

山。後數章皆然。而結體各異。奇觀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一案。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聖人心事何等婉曲。正文已畢。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又旁搜。曰帝

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此層是帶說萬章曰父母
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
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
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
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
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
殺已與又案一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聖人心事何等光明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又發難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

之。奚。僞。焉。發揮盡情。此兩截格也。上截於正意外。又添寫一層。下截衹是一意。却作兩番抒寫。文勢繁簡。正自相當。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問者已不能釋然於放。偏又說出是封。將放字輕輕掃倒。真是駭人。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先承封之也句翻須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發揮透露親愛二字作骨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反說一筆。申封之入情入理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然後究竟謂放之故曰象不得有爲於其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正解放字。打破疑團。豈得暴彼民哉繞一句。下又就此句進轉一層隱隱見親愛無已之情。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申放字有証有據。此都是孟子善推聖人心跡處。不過謂封象是盡親愛之道。以破流俗之見。故特設爲問答。借放字跌入。發揮盡情。然後並將放字消繳。何等識力。何等手筆。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

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總問）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總駁）堯老而舜攝也、、、、（一句已辨明無臣堯之理下乃申解）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只堯在舜未爲天子意說得了然。結却一案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又作過遞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

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先辨引詩之拘）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極言舜尊養並至斷其無臣父之理）書曰祇載見

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又即所引之語而撥轉之神龍掉尾。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掃却常說。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突然一句不怕駭人聽聞。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漸漸說向寔處。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

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指証明白此處已安頓得民一邊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指証明白此段止此下文總繳）天與之（繳天與）人與之（帶出）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繳天子不能與以上說）

天與帶起人與下遂側串見人與即是

天與天原看人意何如也看結語甚明舜相

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也（此曾虛說）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此嘗寔發正見人與之爲天與承上嘗說下意謂何以見其爲天人心咸歸故曰天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終有天下語上正說下又反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二句是人不與是簒也非天與也即不可云天與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結證明白天與之說不爲荒杳。此遍真一則古文論也以天與字作主至後串入人情謂人與即

天與持論極新警命意又極切寔而筆墨之工妙更不待言。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歸之于天不爲德衰則字內已伏義字在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

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以上歷敘下乃起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彼此互相較量）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

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總一筆跌醒天字應起處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描寫天字一筆輕逸有致。已上正文已畢下俱是搜括的說見匹夫有天下原是從來難事蓋雖有德有薦然而天重繼世不肯輕廢所以必說天重繼世者恐人謂益施澤不久啓便有何澤及民啓繼賢能承繼比益爲何如故又抽出天重繼世意以塞滲耳而文亦遂展拓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輕撇一層繼世

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重趣此層又添二客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申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申周公主賓雜遝。伊尹用寔

筆周公用虛筆。孔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總結。皆準于天。故曰義。義字是一章斷案。通篇傳賢傳子並說。自應側重傳子邊。謂傳子與傳賢同。不平說。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亨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此是伊尹眞寔本領。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此樂道者之身分惟樂道故非道不苟道字即上道字道之宜處便是義樂道固不止此此亦正是樂道之寔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段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歷叙其生平出處之跡不過以堯舜之道樂之於已卽以施之

於世而已。原不曾要湯。故下文遂直攻要字而收結之。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筆勢一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跌醒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又斷一筆。文情輕倩。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深一層繳消明白。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引証見已言之有據。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

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即衛事推出孔子全身而見其不苟主並了齊案義命二字是眼目此段一章正文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

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又以當阨之不苟主明之是進一步筆法。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以常理總斷作結。見人以類聚。是孔子必不苟主。上二段俱就孔子本身說。此段乃以理虛斷之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

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以上叙事下乃反覆推斷決其爲智而知汙推其爲賢而不爲上就知說下就爲說文致惝怳迷離不可思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此層先反喝不知其汙便不可

謂智下文又撥轉說固非不智人也云云奚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作三層洗發正見其智歷歷如此必知其汙是倒足之法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此層正言其爲賢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斡一筆決其不爲百里奚事無可爲

考。全就他去虞入秦事。據理勘斷是。孟子。筆空。文字直截爽快。令人言下豁然。

第五篇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句句寫出一清字所成尚小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句句寫出一任字所成猶小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句句寫出一和字所成亦小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句句寫出一時字清

任和無不該之矣。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
其所成大乎否。
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
聖之時者也一總斷然、尚平列。孔子之謂集大成歸重
孔子借樂爲喻。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就樂講集
大成。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合到孔子謂集大成。引由聖智二字。聖智譬
字上已有。添出箇智字。然尚平平說。

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又喻之射。側重聖由於智二章結穴。聖人之詣各極其至所謂必百步而不九十九步止者也然三聖所見者偏故所就亦偏能及正鵠而或左或右或高或下不能遂中中心故不免爲小成孔子所見者正故所就亦正不但至之而且至當恰好遂中中心所以能集大成通章着眼一智字乃是孟子論人特識前半規模宏整後半層層側卸而後收結直是抽繭剝蕉文心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

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班爵之畧各平分兩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以下俱班祿之畧、此對班爵前一項、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天子畿內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國內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國內·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祿卿祿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國內·○一連四層對班爵後一項。第一層一樣文法後三層一樣文法·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爲差　又補注庶人在官者之祿。班祿之畧。至此方盡。○爵祿兩項。班爵遏文勢簡而用筆工整。班祿遏文勢詳而用筆參差。譬如名山盛蹟、樓閣臺榭、隨地布局、不似人家居宅、必簷簷相鬭、角角相鉤也。○前人疑周官爲漢人僞作。今已不可知。但觀孟子此章。直是周官筆意。而簡質當尤過之。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二句一篇綱領。下文歷引古之友德而不挾者作榜樣。逐層遞上。至堯而量始極。章

法與辛臣論畧同。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一層。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過遞。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二層。非惟小國之君爲

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過遽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層三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過遽文法略變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四層用下敬上謂

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一段總收尊賢節友德斷之以義而不可以有挾益明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交道

接禮不必問來處之不義折衷孔子占定身分此三句是一章大旨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因他不問來處遂深一筆跌入純是懸空翻浪亦文章塞賓之法也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抹倒受禦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泝起主意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開釋了然潮頭忽落孔子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仍帶孔子作證全是將無作有之筆下文遂就孔子

發明之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先解獵較之作用心事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

公養之仕也（從仕魯遞出仕衛等項，見行可即上文事，而際可公養正與不郤餽意相發，玩有字、於字、也字，神理可見。大意謂辭受取與不當，故爲已甚，準之孔子。正是願學本旨，交道接禮一段，主意已盡，中段乃是翻歎洗發之筆，末段詳言孔子之事以結之。）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爲行道）而有時乎爲貧（爲貧則無與於行道）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喻爲貧筆）

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取其無行道之責）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即卑貧而寔指之·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以孔子事証之·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補發所以然·卑貧無行道之責不居卑貧而道不行則可恥·道字至此方點睛·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

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

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

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反覆說來

受餽自是正筆而前以託諸侯虛拖後以受

賜反足蓋士既以氓自處則既不敢擬於其

君又不敢比於其臣而層摯寫總是文章醒

題之法而究之託與賜俱是食其祿不受賜

正是不託處。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遥承

受餽。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

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餽可常繼而繼之却不可無禮

可謂悅賢乎以失養賢之道。○此處已透出

舉宗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此餽士之禮所謂能養賢者也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又一回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此則能養賢而又能舉賢者蓋士以賦自處則僅可受餽而君以賢待士則貴

乎能養又貴乎能舉前從士說入後轉到君上總是士宜守分而君當隆禮注重自在君一邊。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士以庶人自處不見是守禮。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即從庶人生議。拖出召字。曰往、

役義也往見不義也輕輕分疏不往見又且是守義以上就士說

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提進一筆就君欲見說正爲發明士之本領隱隱見士雖以庶人自處卻寔與庶人不同跌出不可名意文情最爲暢快以下又從而洗發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引事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推其心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斡一筆而況可召與跌醒此段引古以不得友摯不可召是就本位內騰那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

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引事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註明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正承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添一句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折落此段又以虞人之非招不往跌不可招賢人是就本位外瀾翻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本上欲見賢而名之直斷夫義路也禮門

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回繳禮義仍結歸士身大意謂士守禮義故君不可見之不以道也層巒疊嶂迤邐不窮。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此段又是塞實之說。仍醒庶人不為臣意。言外更見不背於孔子。此等結構。似大費經營者。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

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友善之量。至此似足矣。然不過今世之士。敘來引起下文。是文章之先驅。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進一層。不止是今天下。乃一章主意。且藏過友字。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尚論寔際。是尚友也結明。此章一節高一節。如百尺淺圖累進。彌上。大意在重尚友一層。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憑空分出兩項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得高典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說得凜然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兩截中間過遞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問得勉強緣孟子已經說出異姓之卿故不得不問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說得坦然。上截筆勢如雷奔電掣。下截文情如雲淡風輕。控送開闔。極筆墨之能事。對提截發。中有過渡。結體緊而不板

孟子文說卷五終

孟子文說卷六

邵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六篇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

戕賊人以爲仁義與。以戕賊破他爲四句句句轉。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然後直斥之，爽快之極。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即就其語撥轉，輕妙之極。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正言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決言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補不善一層是塞漏之法妙仍以水喻。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將他生之謂性四字空中畫箇影子曰然然得明白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與（畧分差等其間承上句而引伸之預爲下文起步）曰然（然得糊塗）然（此然字即是上然字脫口接來妙極）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即粘上句法用猶字猶而有不猶者在折得醒豁。大意謂生物之所同性人之所獨以生謂性將物與人不辨兎妙先從空中詰問使其不得遷就然後輕輕撥轉而其說自窮是孟子說話鋒利處是孟子文章靈妙處）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

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輕輕一詰便有主之自內意）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醒出主意）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即所明以通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玉見甚是．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用彼此字破吾字見敬因

長移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庸敬斯須誰斟酌之仍是吾否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飮湯夏日則飮水然則飮食亦

在外也即易明者曉之章法與前篇畧同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

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數語明白了當意已無餘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申明情善即是性善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

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申明不善非才之罪。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引詩及孔子之言證之。上文言情善由性善，此云性善故情善，語異而理同。○即情驗性，最是眞切，此孟子立言透闢處。補不善一層，作反足之筆，縈却罅漏，何等細密。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

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降才不殊虛虛括盡大意下乃從寔發揮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此段即物類之同跌起人類之同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

賁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故字緊承上文此層文勢小異後亦不收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此層詳、、、、惟耳亦然卸下包括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此層畧惟

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文勢又變）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總捲上文。跌落有力。蘇云。以上反覆比喻。及正意。如駿馬下峻坂。高屋建瓴水。勢不可遏。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幹轉。筆力千鈞故理義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即口之於味一節指點神龍掉尾。此段又即足與口耳目之同。跌起心之理義之同。與前段是一意分作兩層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從山木雖存乎喻起

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跌得醒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一層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二層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三層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

也哉回應起句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且渾承實主作收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單郤主一邊欲人操存此心乃是正言以告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揭空而入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急忙插喻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此乃寔說有羿齊王受教不專意•吾如有萌焉何哉與起句神理相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即學奕之不專以醒之仍應智字結妙不更繳齊王炯波萬里•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陪出主意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發所以然又互說所惡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反說、一筆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勒住舍生取義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上半反反覆覆只安頓得有是心三字下半言人皆有是心而人喪之此數語正是承上起下也一筆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証明人皆有是心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証明人喪

是心總較一番跌出有力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整一筆跌醒正見可哀處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論以勉之前雙起後却粘一邊說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

之不若人也（為類甚微）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將上文總一筆跌醒心一邊心豈僅指之類知惡不知惡兩相呌應）此之謂不知類也（斷）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知養自是愛）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轉似不愛）（以怪歎之詞結）

○凡事無所不需乎養。養之正是愛之特恐人不知所以養之耳。夫人亦何嘗全然無知

也欲生桐梓。明明知養。何至身而昧昧耶。謂不愛身。當說不去。恠其不思。渋語喚醒夢者。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款款曲曲。拍起主意。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分疏明白。此正言善養之法。是一章正文。下又就不善養者反

發之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就身外之物喻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又即小體中分出大小作喻兩層俱是空中樓閣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方就本位說語意迴環極抑揚唱歎之神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不思引於物。便有奪字意在。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則得之便伏立字之根。此天之所與我者總承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主意了然。此爲大人而已矣大小前平列。後却側注。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虛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是注且平列下乃側串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容筆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主筆修已非眞修。要大異於從。乃又拖一筆添出得字。轉出棄字。更提一筆。跌出亡字。筆情夭矯文理透快。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卽人欲貴之心而動之以良人之貴主意已透妙以指點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說人貴由人正是挑醒上貴於己三字所以破欲貴者之故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有良貴則可不慕人貴此乃引而進之之詞兩節俱是發揮首一節

願字喚醒開口欲字神氣俱跟弗思耳三字說下。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常理如是。喻確切。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爲仁不力有似反常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斷二句上句且寬說下句又撥進一層。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

荑稗。不熟則美失其美。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憑空借五穀跌起

一拍便醒。爲仁而曰熟。字面甚奇撅。惟從五穀邊安頓。則極現成矣。正意只用一亦字轉醒妙極。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比體。四必字見得一定不可易。

第六篇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先頓折一）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

哉又轉詰一筆。不直就本事說先憑空搏擊作往復迴環之筆發揮醒快而文亦有波折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此乃直發其弊所謂不揣本而齊末寸木可高於岑樓也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以禮之本重者破其說所謂金本重

而不得以一鈞與一羽較也。語意巉刻，令人不復能措一詞、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開口自是正問，此層乃其發問之根由也。曰奚有於是抹煞形體之說。亦為之而已矣坐定是為字，一句通章綱領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

任是亦爲獲而已矣空中作喻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却用反落已見徐行後長者謂得不難爲意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正言堯舜不難爲妙不先坐定堯舜說且泛言孝弟之易能然後輕輕點醒是其筆法輕逸處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方勉曹交見爲之即是不在形體也子服桀之服誦桀之

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反陪一層○至此正文已畢）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求之即於孝弟之間仍是前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處折）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

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空中影喻）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說得透闢）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回應）

。正文已畢下（乃是塞竇之法）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分疏。。了然）孔子

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引証怨之為孝蓋仁親即孝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

王且就彼意說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推叙而下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特用重筆拈醒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極意推擴幻出丈八金身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總一句作勢。已透出仁義字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是何究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別進一解秦楚之王悅

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前段句中以字此處換作而字妙絕。以字便有計校在胸中。而字直是一刀兩斷。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互利字。上段去仁義上有終字。此處去利上無終字。仁義易於斷絕。一去便不復惹。利難於割絕。且說當下能去。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是何

成就。上段極力駁倒利字，此段進以仁義，亦先除病根，後投補劑之法，何必曰利（找結）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立案）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疑全在不見儲）

子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
邉不役志於不享為其不成享也是解書即是申己意一句
了然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
鄒儲子得之平陸結明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
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
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

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以仁不必同破他兩路夾攻之說）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

何可得與。以不用賢破他賢者無益之說。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堂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以不識君子破他識賢者之說、彪意一層深一層。孟子層層辨駁。終以孔子壓項。正與不見諸侯及交際等章。命意畧同。總是自占身分處。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綱。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目五霸桓

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目二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目三。三層平列然前二層似遞起後一層歸罪在今大夫一邊章法似整齊而實參差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層殃民二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進一層踰制仍足重殃民意

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

所益乎（先申喻制之不可）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次轉殃民恰好與起處文一順一逆而自歸重殃民一邊）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矣（勉慎子當道志仁將喻制殃民一總收結）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

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富國强兵兩下引來先一虛斷後再墊指其病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富國强兵不過欲有天下然但能爲君富强不能使君鄉道志仁雖與之天下何濟不能字正回激上我能爲能字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

道、貉道也、斷定。對堯舜之道看。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憑空起障。正欲引出不足用字耳。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貉如此。明找足字。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中國如此。却不明找不足字。欲輕之於堯

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再斷應前堯舜之道四字是一章定盤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進一筆有波瀾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隣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丹巳治之水即禹所欲治之水尖刻之至

吾子過矣愈字不闢而自倒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憑空掀翻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跌明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二句綱領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正發夫苟不好

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又反掉一段世俗皆以爲政貴有才具孟子以爲在廣善量故借題發議以強智多聞跌起好善是空中作波平地生雲手段。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虛提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

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一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二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明承第一項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聯承第二項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三

三項平平中說却從第三項倒串上兩項是左氏文心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
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
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
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古聖賢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常人入

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國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總結前文正如
家三峯聳翠卻又一脉相連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虛冒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誨是教誨不屑教誨是亦教誨蓋恐人誤以不屑教誨爲不教誨也語意婉曲

孟子文說卷六終